

北史卷二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二

崔逞

子頤孫或

立孫罔

休五世孫悽

王憲

會孫昕晞

封懿

族會孫回

回子隆之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會

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

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

暉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

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祕

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
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
尚書錄三十一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
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甚
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旣
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
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
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
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爲悖君
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爲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

逞袞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
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
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禕嚴頤初逞之
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
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爲譴

頤字太沖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諱
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
頤爲冀州刺史入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
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

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彧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勲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

知名早卒或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卽愈後
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
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
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
景哲子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
仕魏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
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
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
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

佗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罔性廉謹恭儉
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誠其二子曰
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浸以康休蹈禍
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
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
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
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
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
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

文納休妹爲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
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
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以
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
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
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
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
弟夤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
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
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恆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

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義庶長子舒挾持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

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义子議者非之子凌

凌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爭召凌兄弟凌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棊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凌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

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悛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

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
之及收聘梁過徐州凌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
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
之勲何稽古之有凌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
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
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凌有文學偉風貌
寡言辭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凌應作令
僕恨其精神太邁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
謹凌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
刻畫馨欬爲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凌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
少遐晚謂凌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凌亦無言直
曰爾每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
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凌又竊言黃頴小兒
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絕凌朝謁
凌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頴兒何足拜也於是鎖凌
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凌
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凌子贍曰尊
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
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

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凌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凌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凌勲舊召捨之凌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凌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

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凌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凌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凌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爲九段凌以疾卒獄中凌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凌所爲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凌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

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
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
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
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
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
辟爲開府西閤祭酒博陵崔暹爲中尉啓除侍御史以
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爲諸子賓
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

其父凌俱侍宴爲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
父咸曰陵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竝詩人之冠冕宴罷
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
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
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
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
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
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

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
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
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
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瞻專
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
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爲後式
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
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
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
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瞻居

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瞻容貌
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
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
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
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癩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
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
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
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
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措
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

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
諡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在御史臺恆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飧處之自若
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
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
筯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
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
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
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爲潦倒而
瞻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爲縣令謂之曰官長正

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
敗焉有集二十卷悛弟仲文有文學興和中爲丞相掾
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
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
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
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
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
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
儵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

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
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
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
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
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
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
後相調儵曰偃邈無聞思道譏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
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
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
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

儻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
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儻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
儻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
儻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
追停儻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
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爲潁州刺史
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
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悽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
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
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

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
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
身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
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
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
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居斐下自
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
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
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
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

孝風吹卽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
姿神雋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曰武定中爲
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
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
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乾明中爲考功
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而門業頽替居家大唯吾
與爾命之修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休弟夤
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
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
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

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
日成婚休誡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
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誡
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
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
典校書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
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
開解晚頗以酒爲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
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厄在吳國
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

州刺史逞兄適

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爲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
二郡太守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
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
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
諡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敬保子子恆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恆弟子安子昇武安
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
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爲滎陽太守神麇中平滑臺
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爲崔浩

輕侮而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
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
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
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
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爲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
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麈中被執
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
爲閹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袁利爲宋魯郡太守以郡
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袁利二子懷順次恩仍
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

袞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卽位遷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

特賜錦繡布帛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諡曰康
子崇襲崇弟嶷字道長孝文初爲南部尚書在任十四
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
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
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
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
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卒
官贈豫州刺史諡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壘舉手極上爲率與

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自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

酣暢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
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
府主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
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
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爲
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
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爲
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
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
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

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
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
卽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
愔重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
梁魏收爲副竝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
憲臺劾昕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竝坐禁止齊文襄
營救之累遷祕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
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
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笑樂昕
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日子才應死我罵之

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
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
二千石齊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
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
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
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景每
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
無勲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
龍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
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

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
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倉楚
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
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爲百姓昕任運窮通不
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蕭莊於梁爲主除銀青光祿
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
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
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
昕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爲解之
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

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
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
二十卷子顓嗣卒於燕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
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
晧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
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目
許性敦篤以友弟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
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
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

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
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
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
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
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
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
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
非獬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
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
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獬亦可疑其

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非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贍頓丘李虔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竝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

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誑誤臯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
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
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
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
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
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
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
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
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悒然
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

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
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
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
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
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顛顛
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
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
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
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
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

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曰慎一日王獻歛不自勝曰
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
對晞焚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
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
曰天下禁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
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
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
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
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
雄傑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必權

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
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
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
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
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
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
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
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
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

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恆虧盈迭至神機變化盼蠻斯集雖執謙挹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

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

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
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卽徑進也因敕尚書陽
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入日本職務罷竝入東廊共
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
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
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
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
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
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
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

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

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
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拙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
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
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
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
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
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鬚
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
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
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

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
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
良辰美景嘯詠邀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
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
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
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
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
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
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
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

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鷲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

奉朝請待詔文林館皓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蓀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
容曄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
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
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
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黜還家明元
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於
世子立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
謂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汝一子立之以弟虔之子
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立之四子赦磨奴刑

爲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
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
州刺史贈勃海公諡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父鑿初
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鑿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
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
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振恤
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
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

刺史除書日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
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
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
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
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
後爲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
公諡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
亂冀州自號大乘眾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
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

未到郡屬亦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
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爲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
之乃推爲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
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
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
亦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
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
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
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
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

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
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爲
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
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
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謚宣懿神武後
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
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
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
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
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

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
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
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
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
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臣官
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
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
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賊平敕子
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諡曰簡子
寶蓋襲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

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
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
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
有褻慢子繡鳴鼓集眾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
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靜位瀛冀二
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加
贈殿中尚書雒州刺史諡曰文子孝琬字士禱七歲而
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
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
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竝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

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飭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

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
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
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
侍後與周和好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
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閑
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
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
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
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
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佗事

訴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法其家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人皆坐死與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瑛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諡文恭子纂嗣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太尉長史

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
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勣勣從兄鴻尤相親
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
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
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
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
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

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

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恆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

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

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
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
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脩身之本姦回讒佞
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
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
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
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
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
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
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

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
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與南平王固潛
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
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爲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爲
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
卿清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
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
三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
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

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
進趣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
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
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
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
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恠嗇所及
每致紛紜子元禱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闕涉經
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
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

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
公之才猶且爲累況未足諭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
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
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
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恡無
乃鄙哉

北史卷二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三

古弼

張黎

劉潔

丘堆

娥清

伊馥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琬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頽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

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
輔佐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縮機要敷奏百揆太
武卽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
尚書典南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
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
弼部將高苟子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
太武大怒黜爲廣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尚書李順使
涼州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
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帝不從旣剋姑臧微嫌之
以其有將略弗之責宋將裴方明剋仇池立楊玄庶子

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時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總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

粥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摔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粥具狀以聞帝奇粥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粥曰爲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粥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粥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粥頭

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
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
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
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
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
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
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
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
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
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

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
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立
少子文德以黃金三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
無禮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
武崩吳王立以弼爲司徒文成卽位與張黎並坐議不
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
之

張黎鴈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
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
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

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微鎮長安清約公平
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吳提
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
揆黎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
布帛各千疋以褒舊勳吳王余立以黎爲太尉後文成
卽位與古弼俱誅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爲
公主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堤位樂陵太守封
信都男卒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
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爲其所執送

赫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
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
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卽位奇其有柱
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
爲鉅鹿公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
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以日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
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帝心稍不
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
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旣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
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

虜眾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
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
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輕還帝不從潔以
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
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
之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
卽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
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
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秋隣及嵩等皆夷
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旣居勢要內外憚之側目而視籍

其家財產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卽位拾遺左
右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
右弼及卽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
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
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禽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帝
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
明元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
等度河略地至湖陸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

頭太武初乃還京師進爲東平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禽剋平涼乃得還後與古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而卒於家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馱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麤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馱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剋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竒之正

奇馘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馘智力如此
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
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馘爲尚書封郡公馘以尚書務
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
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
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大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
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薨子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
益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
子爲西道都督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

貢帝留之壞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
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
冠三軍後進爵爲王又爲西道都將薨年二十九贈太
尉公諡曰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
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爲
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卽位爲中道都將卒諡曰康子
海字懷仁位散騎侍郎卒諡曰孝海子瑗字雅珍尚孝
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兗州刺史天平元
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死

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爲獵郎明元卽位爲左部尚書

以軍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
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
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
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諡曰
桓子步襲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爲內細射從攻武牢
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內三郎從射赫連
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
拜勇武將軍後從討平涼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
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

功也。以從討和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贈長廣王諡曰恭子。周求襲爵。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恆脩職貢。延和中，授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爲沮渠無諱斷路。伊洛連戰破之，無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其戶五百餘家，送之京師。又率部眾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軍。王如故卒，諡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子歇襲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

愿未嘗有過明元嘗獵于灑南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
帝出殆將凍死帝解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帝
避難居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帝
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
人李道潛相奉給晨復還山眾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
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
出奉迎百姓奔赴明元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明
元卽位拜散騎常侍賜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
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戶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溫明
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衛士爲之導從親臨哀慟者

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合葬子長城襲爵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帳下帥天賜末
明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卽位封宣城公忠意將
軍帝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
游不任事性無害每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
重於朝帝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
諡曰忠貞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子
脊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氏爲尚書令
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

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太武親愛之卽位以爲中書
侍郎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內外大
臣莫不敬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過揚人美由
是公卿咸親附之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
事賜爵襄城公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太武親
追擊入其城門魯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
後遷太保錄尚書事帝貴異之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
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
之副真君三年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
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

慟東西二宮命大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
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而
贈送有加贈襄城王諡曰孝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
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以父任侍東宮太武
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
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卽位典選部主客
二曹卒贈襄城王諡曰景無子弟彌娥襲卒贈襄城王
諡曰恭魯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臥起
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
恭慎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太武以魯元故唯殺內而

厚撫其兄弟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爲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文成初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晉陽侯元祉德長樂王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啓南伐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薨子念生襲有罪爵除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叱候山參勅業功
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永興
初襲爵位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
庭朝臣莫不嗟嘆遷內三郎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
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獸在高巖上持稍
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
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常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
累從征伐以戰功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
太武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
鎮以防寇虜經略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

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游
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歎者良久詔聽其喪入殯
城內贈司空諡莊公子丘頽襲爵降爲晉興侯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中文陳
父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
明元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涼有
功賜爵漢安男後從討蠕蠕戰沒石年十三襲爵擢爲
中散遷內行令從於苑中游獵石走馬引前道峻馬倒
殞絕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綿帛駿
馬改爵義陽子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

引帝至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爲北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諡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

萬安國代人也世爲會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長安鎮將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臥起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有嵇根者世爲紇奚部帥皇始初

率部歸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
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
薨子護襲拜外都大官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
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後拜內都大官出爲秦
州刺史撫馭失和部人薛永宗聚眾汾曲以叛觀討永
宗爲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
遂卒帝怒絕其爵云

尉撥代人也父邠濮陽太守撥爲太學生募從兗州刺
史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

渾皆有軍功進爵爲子累遷杏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文卽位爲北征都將南攻懸瓠進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諡敬侯

陸真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力過人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太武至江還次盱眙真功居多文成卽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眾築城未訖而氏豪仇儻檀等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以真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平兵

人素伏其威信及至皆怙然安靜在鎮數年甚著威稱
卒諡曰烈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例降
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爲
牧子所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魏父匹
知太武時爲西部長封滎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
末爲平原鎮都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
武侯卒長子文祖獻文以其勳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
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註皇誥
辭義通辯爲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冀州刺史諡曰悼父野賸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諡曰簡彪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爲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爲枋頭鎮將素剛簡爲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彪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卒諡曰文子琬

瑒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爲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瑒答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瑒本附元義義廢憂懼由是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瑒復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瑒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

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爲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敘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

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以瑒爲行臺尚
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鄆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
其所先議者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瑒以杲爲聚眾無
名雖強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
情駭忽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
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瑒行
西兗州事尋爲元顥所陷顥執瑒自隨叅朱榮破顥天
穆謂瑒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
神武引爲丞相府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瑒亦推誠
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瑒諫曰西賊

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
比及來年麥秋人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
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萬不一捷卒難收斂不如分
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
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後范陽盧仲禮反瑒
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苦之後歷
位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卒於兼尚書右僕射臨
終敕其子敏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
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旒蘇繩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
不令置瑒久在省闈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

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
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
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惑其讒
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
爲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
諡曰威恭子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曰斤勇略聞於當時
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爲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稍
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
大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文以元爲持

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眾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榭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礮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璨等同守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道永遂捐城夜遁於是遣高閭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眾敬對爲東兗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陽公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旣而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

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
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既立多遣間諜扇動新人不逞
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軍以討之東
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位
司徒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其年頻表以老
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立
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
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
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
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

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
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
旣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
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
臣旣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
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
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
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
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
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

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
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然仰稟先誨企
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
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
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耄罔祿然況事
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
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諡景桓
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劔四十人子翊襲
爵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爲博陵郡公卒於恆州刺史

諡曰順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孫也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
爵高都侯終尚書左丞諡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
直給事官中襲爵稍遷北部尚書文成崩與乙渾共執
朝政遷尙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
兗州刺史畢眾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
東將軍孔伯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
刺史房崇吉屯斗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
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碭礮爲諸軍後
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
斗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

襲破麋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一旬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人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吳喜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因停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賓

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平
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
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
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克東陽擒
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
士卒死傷無多怨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
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撾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乙渾專
權白曜頗所挾附後緣此追以爲責四年見誅云謀反
叛時論冤之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

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孝文覽表嘉愍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太后引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剋脩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恆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剋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

不可常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賜爵定陶
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諡曰剋初慕容氏破後種族
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皆以輿
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
容特多於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文成初封
平昌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
等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侍中文
成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
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

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爲定州刺史皇
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
道符敗軍還薨內外歎惜之贈平昌王諡曰宣子受襲
爵

苟頽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內行長頽厚重寡言少
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
爵建德男累遷司衛監洛州刺史抑強扶弱山蠻畏威
不敢爲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頽
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頽亦言至懇切李
惠李新之誅頽並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

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
謀反頽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薨諡僖王長子愷
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
仕慕容垂爲唐郡內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
入魏爲第一客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初累遷都牧給
事及遷洛敕福檢牧馬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
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及徙代移雜畜
牧於其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衛
監後以勲封襄樂縣男歷位太僕卿都官尚書營州太

中正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
後除都督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
卒諡曰貞惠子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位員外
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祆黨突入
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瘡賊縱火燒齋閣福時在
內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鬢髮盡焦於是勒眾
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遷直寢與万俟醜奴
戰沒

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勲
舊見重並織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

潔咎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馘俱以材力見用而馘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

北史卷二十五
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
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
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頽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
亦有用之士乎

北史卷二十六

唐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四

宋隱

從子愔
弟子世良

愔孫弁

弁孫欽道
翻弟世景

弁族弟翻

許彥

五世孫惇

刁靡

子遵

曾孫冲

辛紹先

韋閻

孫子粲

杜銓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通顯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專精好學仕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

拜隱尚書吏部郎積遷行臺右丞領選以老病乞骸骨
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旣葬被徵乃棄妻子匿於長樂
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
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
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
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
立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
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諡曰簡侯宣子謨字乾仁襲爵
卒於遼西太守子鸞襲爵位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
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

人異之卒於家愔歷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
爵列人子卒於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
弁爲後

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
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
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祇好彪
爲祕書丞請爲著作佐郎遷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
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
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
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

常侍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爲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

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
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
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
帝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
朕爲政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
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選
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
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嗾及沖
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
復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

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海歔歔流涕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諡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儔秀何得不推弁

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
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長子維
字伯緒襲父爵爲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
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
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叉恃
寵憍盈懌每以公理裁斷又甚忿恨思害懌遂與維作
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又寵勢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韓文
殊父子謀逆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鞠
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
守之維應反坐又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

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又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又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又黨除名

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子春卿
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武定末爲太尉祭酒紀
明帝末爲北道行臺卒晉陽子欽道

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
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莅處稱爲嚴整
尋徵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
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
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
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仍帶黃門侍郎乾明初遷侍
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并族弟穎字文

賢位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以爲涼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涕流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穎族弟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見合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并族弟翻

翻字飛烏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

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
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
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
之小駒旣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
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
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
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
迄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
損卒官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諡曰貞烈翻弟

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大中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
屢有戰功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魏朝以尗朱榮有
不臣跡帝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
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
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尋爲殿中侍
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
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佑贓貨
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
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

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齊會之事請改付餘
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廚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河州
刺史梁景叡枹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
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爲送表世良並奏
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
重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
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
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
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
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

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
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
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
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
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
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後卒
於東郡太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
篇宋氏別錄十卷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
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世良

弟世軌

世軌幼自脩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爲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爲廷尉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

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諡曰平無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

翻弟世景

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與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

嘉異之兼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
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
景精微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
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
績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
賞罰莫不咸允遷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
懷大相委重還薦之宣武以爲不減李冲帝曰朕亦聞
之後爲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制濟
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
而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

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
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
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
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
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
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世景曾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
至譙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
時人悼傷惜之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
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

以見冤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
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
時咸怪之道璵從孫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矧
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
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
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
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迴事誅死
許彥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陽太守
彥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
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

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
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
諡宣公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爵
爲侯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
敕討丁零旣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
毀謗宗之宗之怒毆殺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
朝政文成聞之曰此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
於都市元康弟護州主簿子恂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
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位司徒
諮議參軍脩起居注拜大中大夫卒贈吏部尚書冀州

刺史恂弟惇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爲畿郡軍國責辨賦斂無準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政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歷

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農大理二卿再爲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邑下邳郡幹惇年老致仕於家二
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
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
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
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
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睡不爲
勝流所重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

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元
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
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
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刁廡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
京口位尚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時負
社錢一萬違時不還暢兄逵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
先誅刁氏廡與暢故吏遂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及姚
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効明元假廡建
威將軍廡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廡弟彌時

亦率眾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
廡朝於行宮明元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疎廡曰伯父
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於是假廡鎮東將軍青州
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又詔廡令隨機立効廡於是
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遷
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後除薄骨律鎮將廡以西土乏
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
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
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
造船水運又以所綰邊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

守詔皆從之詔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皇興中
靡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
禮錫靡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靡性寬柔好尚文
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論頌并諸雜文百
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一十
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諡曰簡子遵
遵字奉國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太和中例降
爲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
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諡曰惠侯子楷早卒楷子冲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

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
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
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廚沖雖有僕隸不令
代己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
寒暑學通諸經偏脩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
書莫不闢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
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
刺史河東裴桓並徵沖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
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
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

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
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廡作行
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
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
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蔭裹尸俛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
折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
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轎車且用白布
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
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廡遺旨河南尹丞張
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沖叔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

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麈末沖以嫡
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
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
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
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
陳沖業行議奏諡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
早亡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
爲奉朝請孝文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
黃門郎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
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客

於齊州旣而母卒母卽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經允接
待是以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贈
司空公諡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
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子柔

柔字子溫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强記至於氏族內外皆
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初爲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
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啓
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
令時議者以爲五等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
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

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臚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

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云嫡婦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

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
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
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
謂無嫡子如其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
嫡爲名嫡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如禮何有損益革代
相沿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
改七年卒柔在史館未久勒成之際志在偏黨魏書中
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爲時論所譏整弟宣字
季達以功封高城縣侯歷位都官尚書衛大將軍滄州
刺史卒贈太尉公諡曰武刁氏世有榮貴而門風不甚

脩潔爲時所鄙靡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晉齊郡太守
藪因晉亂居青州之安樂至雙始歸本鄉雙少好學兼
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爲政清簡
吏人安悅及中山王熙起兵誅元又事敗熙弟略投命
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
有一死所難過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
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
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主刁宣妻也
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
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未除

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
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
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
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成鄉
男孝武初遷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諡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深仕
西涼爲驍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
軍敗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
土涼州平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

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
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阜
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
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爲政不甚皦
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人爲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
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
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徑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
刺史晉陽侯諡曰惠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
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
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卽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

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
白壁還兵藥逆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
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
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
梁遣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固守梁
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祥
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
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勳出其下間之執
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征
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

刺史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強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爲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子元桓武定中儀同府司馬元桓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

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
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
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
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
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澇
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
爲調除平原相徵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
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累遷平
原相父子並爲此郡吏人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從
莊帝反政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

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閫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達慕容垂大長秋卿閫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郡子範試守華山郡賜爵高平男卒範子儁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爲州

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
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
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爲
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
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洛州刺史諡曰貞子子
粲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爲雍州刺史引爲府主簿轉
錄事參軍及寶夤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
免雍州平賜爵長安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
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爲鎮城

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
於晉陽子粲累遷南兗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棘縣男
後卒於豫州刺史諡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
居父喪毀瘠過禮旣葬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最
知名榮亮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爲時所重歷
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
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調爲中正開皇中位趙州長史
有子文宗文闕並知名聞從叔道福父罷爲苻堅丞相
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堅爲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
仕宋爲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

太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擁州
內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贈兗州刺史諡曰簡子
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歷位大中大夫行幽州
事卒贈南兗州刺史諡曰簡聞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
道壽隨劉義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
氏攜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爲舅兗州刺史鄭羲所器
賞位司徒從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爲充華嬪除南潁川
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恆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人感
之郡中大安帝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爲司
州中正尋除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爲河南邑中

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爲鄉郡太守更滿應代
吏人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
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卒猷之弟
休之貞和自守未嘗言行忤物歷位給事中河南邑中
正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卒子道建道儒聞族弟珍字靈
智孝文賜名焉父子尚字文叔位樂安王良安西府從
事中郎卒贈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歷位尚書南部郎
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爲東荆
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至桐柏山窮淮源
宣揚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恆用人祭之

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卽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
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自此而改凡所招
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城子後
以軍功進爵爲侯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
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
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
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轉
荊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爲齊將垣歷生蔡道
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陽烏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
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

後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
鄧沔旣平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
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恆翼
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鷗嶮要非卿無
以守也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
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
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懿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
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
散孝文每與德學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
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

出鎮揚州請纘行爲州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
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爲州復啓纘爲長史
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
復纘坐免官卒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
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
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
魯生等咸賤啓脩敬不復爲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乃
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
習武焉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
長史尋以本官兼尚書爲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

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文子彪襲孝莊末爲藍
田太守因仕關西彪弟融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
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疑其妻與章
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亦自殺弟肫字遵顯少有
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肫以家粟造粥以飼
飢人所活甚眾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爲荆郢
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啓稱肫父珍往任荊州恩
洽夷夏乞肫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
之未幾行南荊州事遷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
田麤愷率眾來寇肫於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

卒於侍中雍州刺史諡曰宣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
累遷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苻
堅太尉長史父嶷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
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
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
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
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
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密召
見銓器貌瓌雅太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

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侯諡曰宣子振字季元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振子遇字慶期位尚書起部郎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卒於河東太守贈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諡曰惠銓族孫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退居教授終于家子正立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

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
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立一人應秀才餘
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立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
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立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
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
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立
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
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
杜正立至又試官人有奇器闕並立成文不加點素大
嗟之命吏部優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

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
選府寮乃以正立爲晉王府參軍後豫章王鎮揚州又
爲豫章王記室卒正立弟正藏字爲善亦好學善屬文
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
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
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爲爲奏抑爲乙科正
藏訴屈威怒改爲景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
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被舉時正藏弟
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爲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
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脩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

從事並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爲夫餘道行軍
長史還至涿郡卒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
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爲當時
所異又爲文軌二十卷論爲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
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云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愔並保退素咸見徵
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
類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其幸也
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季雅有家風道謨卜筮
取達季良累於學淺刁靡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

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韋不殞門風杜銓所在爲
重正立難兄難弟信爲美哉

北史卷二十六